

詩家第一劍客



淮風物談 胡竹峰

劍有氣，豪氣，才氣，生氣，意氣，俠氣，膽氣，銳氣，兵氣，乃至神氣，正氣，骨氣，義氣……更有光芒抖擻。

三尺長劍硬生生換作了禾鋤，仗劍歌也換作了種樹書。據說辛棄疾去世前兀兀怒目大喊殺賊，三呼而瞑。

古代的文人總以為文才通政才，多少人以為懷才不遇抱負難舒，李白如此，杜甫如此，陸游也如此。論豪俠斯文，辛棄疾拔得頭籌，王陽明、曾國藩輩略輸文采。辛棄疾其人，文賦千里絕唱，武率五十輕騎於萬人營地生擒叛將，可惜一輩子壯志未酬。

辛棄疾後來移居江西鉛山，死後也葬在那裏。有一年曾專程去尋訪過那一脈斯文一段舊事。正是夏日午後，稻花又開始飄香了，蛙聲被蟲鳴蓋了下去。墓地前，先祭拜的人留有鮮花、水果、美酒。山氣安靜，暑氣淡下來，幾聲鳥叫幾聲蟲叫，林和靖一定喜歡。向墳冢禮拜繞行，想像辛棄疾一生功業未遂，想像當年他心情鬱鬱守着這一片山水，任一腔酒氣、一脈劍氣散落到村野，散落至兩三點雨山前。

再訪辛家的瓢泉，一千年過去了，它依舊規圓如日，規直若瓢。周圍依舊四尺石徑，盛夏酷熱，水暈小了，看不見當年從半山噴下的盛況。山泉依舊先流入日中，而後入瓢，依舊澄澈可鑒。忍不住悄悄帶了壺瓢泉之水，夜色深了，稻花的香氣裏一陣陣青蛙的叫聲。天空輕雲飄浮，星星閃爍時隱時現。

夜裏呼朋喚友飲茶。友人已經歇息了，聽說是瓢泉之水，忍不住起身一親芳澤。我一連喝下兩杯清茶，一杯解渴，如慰己之清涼散；一杯懷古，敬稼軒絕妙的辭章。天下何處無水，但只有此地有瓢泉。茶盡杯空，心裏悵然若失，不知何日能再喝這一杯辛家之水。

窗外，鉛山人家燈火璀璨。

書上人長劍一挺，劍尖上突然生出半尺吞吐不定的青芒。群豪中有十餘人齊聲驚呼：「劍芒，劍芒！」劍芒猶似長蛇般伸縮不定。每每讀至此處，彷彿看見黑夜中一人舞動長劍，劍身發出青色的光芒，獵獵起風。揮劍越來越快，劍芒漸漸大了，好像舞動一支火炬。杜甫當年見公孫大娘的劍技大約就是那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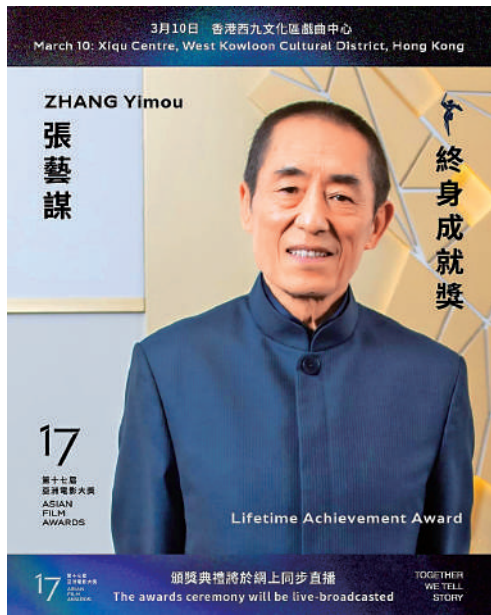
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

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世人都將李杜並列，少年時我選李白而棄杜甫，中年時愛杜甫而棄李白。李白和杜甫是日月陰陽，唐詩的天地，因為李白，五言七絕古風多了渾然和搖曳。杜甫並非劍客，更像老鏢師。

李白性情倜儻，擊劍好勇，以俠客自居，喜歡縱橫術。戰國秦漢之際縱橫家謀術奇詭，是為縱橫術。李白一生失意，性情並非蘇秦、張儀之列。李白存世的詩文，時常可晤劍氣，他好仗劍而行，我總覺得其骨子到底一脈書生，一片爛漫，縱情任性。

詩家之第一劍客，大抵是辛棄疾，祖父辛贊曾送給他一把劍，名為「光復」。稼軒的詞《破陣子》裏說「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不知道是不是看的那把劍。劍名光復，辛棄疾一生所繫皆在光復事，一年年挑燈看劍，一遍遍把吳鉤看了，空有一身本事、滿腔抱負，



張藝謀獲亞洲電影大獎「終身成就獎」

第十七屆亞洲電影大獎頒獎典禮將於三月十日舉行。被視為最高榮譽的「終身成就獎」旨在表揚將一生奉獻給電影，對亞洲電影作出傑出貢獻的電影人。今年大會宣布將此獎項頒予內地導演張藝謀，而張藝謀導演執導作品《滿江紅》更榮獲今年亞洲電影大獎「二〇二三年最高票房亞洲電影」獎項，兩大獎項正反映他在影壇的非凡成就，而這次也是他繼二〇一〇年第四屆獲頒「亞洲電影傑出貢獻大獎」，以及二〇二一年憑《一秒鐘》贏得「最佳導演」獎項後，再次獲得亞洲電影大獎殊榮。

張藝謀將來港出席頒獎禮，親自接受上述兩項榮譽。

眼光 情懷 緣分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上個月筆者曾在本欄撰《難忘哈爾濱》一文，提及很想舊地重遊，沒想到很快就如願以償。上周一下午，經深圳機場飛到哈爾濱，入住當年同一家香格里拉酒店臨江客房。窗外，松花江上白雪皚皚，此情此景，仿若時光倒流。不同的是，接機的黑龍江大學的朋友告訴我，現在當地人稱自己的城市叫「爾濱」，省略一個「哈」字，顯得更親切。剛剛經歷了一個遊客空前火爆的冬天，冰城人顯得自信滿滿。

北方人有數九的習俗，我到哈爾濱當天是八九，距離九九消寒還有十多天，當地氣溫白天攝氏零下七度，晚上攝氏零下十幾度，今年最低達到攝氏零下三十一度。出發前香港降溫，白天氣溫大約十七八攝氏度，同一天兩地氣溫相差二十多度。當年「努爾哈赤們」從這裏出發，一路南下入主中原，他們是如何適應南方的氣候和生活？我這次到哈爾濱，不是湊熱鬧來看冰雕的「南方小土豆」，而是有工作在身，確切的說，是陪同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意得集團主席高佩璇到黑龍江大學出席滿語文化研究項目第三期方案會議。高女士從二〇一〇年開始資助這項被稱為「冷門絕學」的文化研究，迄今已經十多年。我也一直參與這個項目的部分工作，算是業餘愛好者。

那天在黑龍江大學滿語學院會議室，由王敬波校長主持會議，校黨委書記王永清、副校長李卓，以及學院郭孟秀、常山等多位專家教授及研究團隊成員參加。會上首先播放一段短片，介紹「滿語文化搶救開發研究」項目的來龍去脈和第一、二期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及第三期項目規劃方案等等。一步一個腳印，轉眼十多年，專家學者默默耕耘，各級領導支持，助人出錢出力，筆者看完心情很不平靜，在場有一位特別嘉賓也表示深受感動。

短片從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說起。十幾年前，高佩璇到黑龍江參加省政協活動，無意中獲悉有大批滿文檔案沒有人翻譯，當中可能有重要的歷史資料。高女士回港後向饒公匯報這一信息，饒公聽完伸出右掌，以五個指頭代表漢、滿、蒙、回、藏，說出兩個字「搶救」。於是，就有了黑龍江大學滿語研究所「滿語文化搶救開發研究」這個項目。二〇一〇年夏天，九五高齡的饒公親自在北京香港馬會

會所主持高佩璇捐資五百萬資助這個項目的簽約儀式。在饒公倡導下，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與黑龍江大學滿語研究所簽署合作協議，時任港大副校長兼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副館長鄭煒明等加入學術委員會。從此香港與黑龍江之間，有了一項別具一格的合作。迄今為止，高佩璇已為這個項目捐資七百多萬。前幾年滿語文化研究所升格為研究院，高佩璇獲聘為榮譽院長。那天在黑龍江大學滿語研究院會議室，校方向高女士捐贈剛出版帶有油墨香的《清代黑龍江戶口檔案選編》共十冊，以及《瀕危環境中的滿族祭祀文化》、《滿族崛起對東北少數民族文化認同的影響》、《俄藏滿文文獻總目提要》、《清代滿語文對蒙古語言文字的影響》等一批最新研究成果。據介紹，「滿語文化搶救開發研究」項目取得的多項成果，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多民族融合的研究等方面也有突破。在第三期研究全面展開之後，一旦揭開黑龍江將軍衙門滿文檔案的秘密，也許有更重要的發現呢。

上文提及在場的特別嘉賓，是應邀到黑龍江大學演講的前特首林鄭月娥。聽說該校的滿語研究項目是港商資助，林鄭月娥特地出席這次會議，非常讚賞高佩璇資助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研究的眼光和情懷。

香港不少人捐助內地教育、醫療、扶貧等領域，但資助文化研究，特別是搶救和研究少數民族文化，確實不多，其實，

除了眼光和情懷，也許還有緣分。

和高佩璇一樣，林鄭月娥也非常敬仰饒公。二〇一〇年饒公在北京主持黑龍江大學滿語文化項目簽約啟動儀式之後，在高佩璇等人陪同下前往敦煌出席活動，慶祝九五華誕，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和多名特區政府官員也專程到敦煌出席相關活動。

而這次共同出席黑龍江大學的會議，其實是十四年前的延續。



▲黑龍江大學捐贈《清代黑龍江戶口檔案選編》共十冊。 作者供圖



▲滿語文化研究項目第三期方案會議近日在黑龍江大學召開。 作者供圖

德國的汽車年檢



柏林漫言 余逾

在德國的汽車車牌上你會發現一個圓形的圖案，圖案的中心是個兩位數的數字，比如「23」「24」，這個數字的周圍是「1」到「12」總共十二個數字圍成一圈。不難猜測，這十二個數字代表着月份，其中有兩個月份的邊緣會是黑色的，而中間的兩位數則是年份。

這是什麼意思呢？它代表着在這個年份的這兩個月期間，這台車需要送去當地車管所TÜV年檢，正常情況下所有的車輛都需要每兩年檢查一次。而不同的年份這個圓形圖案的底色是不一樣的，所以交警發現沒有定期年檢的車輛，有時候會攔下罰款。

事實上，年檢的時間也沒有那麼嚴苛，甚至超期兩個月也不會被罰款。如果超過兩個月，則會產生十五歐元罰金，超期兩個月至八個月罰金漲到二十五歐元，超過八個月以後便是六十歐元和扣一分。

年檢的主要目的是三個方面——交通安全，合規性和環保達標。這對於車主來說並不是太多額外的工作，只要車輛沒有任何的技術故障，比如儀表盤沒有亮警示燈，車主只需要檢查一下車內的急救包是否在有效期內，基本上就可以順利通過。整個檢查過程只需要大約半小時，剩下的就是繳交一百三十多歐元的年檢費就行了。

我們的車當年從美國運過來，因為是在美國購買，所有的

配置都是按照美國交規設置的，所以第一次送去年檢安車牌還是個挺有意思的體驗。我們開着一個美國車牌在柏林大街上，好多次看到跟隨後面的車輛司機摸出手機給我們的車牌拍照。車開進車管所時，也引來了一些技術人員圍觀。畢竟每天都看同樣的車實在有點無聊，突然看到一輛可以檢查出不同的車，大家都很有興趣來看看。

果然，美國配置和德國配置是不兼容的。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遠光燈的亮度標準不一樣，二是轉彎燈的顏色和閃的頻率不一樣。技師們把車吊起來，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又看了一遍，打印出一個列舉改裝的單子交給我們。後來我們拿着單子找了個修車行換了幾個燈，並且委託修車行開去車管所驗收，成功通過了檢測安上了柏林車牌。

很多4S店和修車行都會為客戶提供車輛代年檢的服務，一方面是為工作繁忙抽不出時間的客戶代勞；二來則是如果年檢有任何問題，修車行4S店可以把車立刻送回車間檢修完善直到排除故障符合標準。

如果車一切正常也不需要保養，年檢基本上就是我們自己預約一個車管所的時間段，直接開去也不需要等候，便可以很快完成這「兩年一度」的硬性任務。

我注意到在大街上的車牌都是顏色幾乎統一的年檢標誌，看起來人們都很遵守這個年檢制度。規規矩矩，這可能是德國道路安全系數極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人與事 姜燕

朋友朱老四在三月一個細雨蒙蒙的上午，開着他的電動三輪車「突突突」地來到了我家院門外。停穩車，麻利地戴上手套，一塊黑布往肩膀上一搭，放下後廂門板，一個箭步跨上去，扛下來一棵約摸一米多高的樹。

「喏，送你一棵桂花樹，你看栽哪？我給你栽上。」我指指院子左邊靠牆那一塊空地，說：「就栽那吧。」朱老四先將樹靠牆倚着，然後從後拖廂拿起鐵鍬，「喀嚓」幾下就挖出一個大坑來，把樹栽進去填上了土。我招呼他進屋喝茶，他笑說：「不

送你一棵桂花樹

了，還有事，茶改天再喝。以後，年年秋日桂花開，你便有香可嗅了。」說罷，跨上他的三輪車又「突突突」地絕塵而去。

我倚在門前，看着新栽的桂花樹微笑，耳畔回響着朱老四那句，年年秋日，有香可嗅，心便如被細雨打濕的樹葉，濕潤而舒展開來。

送你一棵桂花樹，送的是草木四季流轉的期盼啊。春天，它會在我的窗外搖曳，伴我做一個等待花開的美夢；夏天，它會綠意蔥蘢，灑一片陰涼在我的小院；秋天，它會捧出馨香無數，醉了我這看花人；在蕭瑟的冬日裏，它滿樹蒼翠，給我的小院增添無限生機。季節更替，一棵樹用它的花開花謝，用它的四季常青陪着我，想想心裏便覺得溫柔似水了。

送我一棵桂花樹，還送給我無限的生活情趣。花開時節，我可以採花釀酒，邀二三知己共醉；我可以將桂花點綴在我製作的小點心裏，一個餅，一塊方糕，有了桂花的裊裊香氣，俗世煙火便添了雅緻；我還可以採花曬乾，縫製成一個香囊，放在枕邊或是掛在房間，讓桂花幽幽的香氣滿室縈繞。朱淑真詠桂花的詞中有句：「一支淡貯書窗下，人與花心各自香。」眼前的桂花樹，還不曾花開，我卻彷彿已經染得幾許桂花香，滿心滿身都是桂花香甜的氣息了。

其實，讓我覺得香甜的是朋友朱老四的一番美意，他不知道，他輕輕一句：「喏，送你一棵桂花樹！」帶給我怎樣的感動。正是早春時節，空氣中尚有寒意，可我分明感受到了春風拂面。



作者供圖